

崇祀鄉賢禮部左侍郎嚴公我斯傳

嚴我思斯字既思號存庵歸安人有穀

別有傳

子康熙三年進士

殿試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禮部左侍郎立朝端介

絕黨援趨附之習欽仕後林居十載杜門謝客依然寒素以著

述自娛文章操行為時所重年七十餘卒

賜祭葬崇祀鄉賢

湖州府志人物傳

傳家琬琰錄

卷二

清

通雅齋



崇祀鄉賢禮部左侍郎嚴公我斯傳

湖州府志

壽光縣知縣嚴公允肇傳

全上

崇祀鄉賢温州教諭嚴公允斯傳

全上

去如家公傳略

族孫

魁點

始且先生家傳

梅庵文鈔

山東曹州府同知蔣林嚴君墓誌銘

梁同書

崇祀節孝嚴公廷瓚傳

潮州府志
烏程縣志

嚴孝子復璧始末

族孫
章福

邵武縣知縣嚴公德泳傳

福建通志

漳州通判嚴公述曾傳

潮州府志

永康訓導嚴公啟煜傳

全上

薦舉鴻博嵩明州知州嚴公遂以傳二首

全上

送嚴海珊序

庠銘祖

卹贈朝議大夫寧陝廳同知嚴公一青傳

潮州府志

選亭嚴公家傳

蔡之定

嚴修能先生傳侄鼎臣傳附

潮州府志

滕綺嚴府君家傳

張鑑

嚴孝子萃田先生傳

曹錫寶

鸞坡嚴先生墓誌銘

孫星衍

國學生嚴君家傳

張鑑

誥授奉政大夫嚴府君墓表

潘衍桐

嚴秋樵先生傳

沈家本

嚴鐵橋先生傳

從弟章福傳附

烏程縣志

嚴虛白先生傳

姚學瑛

576337
D.7 '39

國史循吏列傳

誥授中憲大夫遵化直隸州知州嚴君墓誌銘 沈家本

鵲庭嚴公家傳

王樹榮

江蘇候補同知嚴公恭壽家傳

沈永熙

卷三

嚴氏女婦節烈合傳

甬大斌

張氏女貞節記

歸有光

明故嚴母吳孀人墓誌銘

董份

族侄去愚繼配節義張氏紀略

叔 鳴霄

節義胡氏紀略

族叔 義涵

嚴烈婦盛氏傳

費孝暹

嚴姚氏死義狀

費孝昌

節孝費氏傳

費 端

嚴節母陳氏墓碣銘

族子 可均

嚴母沈太夫人家傳

王樹榮

亡室馮淑人事略

啟豐述

壽光縣知縣嚴公允肇傳

嚴允肇字修人號石樵歸安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壽光知縣
允肇幼能文稍長諸子百家淹貫略盡好學不倦著述益工尤
潛心於八家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詩文為吳偉業王
士禎所稱賞著石樵詩稿宜雅堂集

湖州府志
人物傳

崇祀鄉順温州教諭嚴公允斯傳

嚴允斯字令名粹恭庵我斯

別有傳

弟以貢生授温州泰順教諭

學宮傾圮允斯捐貲重葺集生徒講學身為切劘遷國子監博

士以親老不赴歸築疇退庵以終養焉歲饑疫施棺施粥鄉里

賴之著有儒學軌範家訓各一編藏于家卒祀鄉賢

猶子民彝字維則歸安貢生鄉里稱為長者

湖州府志人物傳

去如公傳略

去如公諱世祥誠字行父養濤公徙居常熟虞山甲申之變殞
身鋒鏑舉家離散母錢氏倉皇避寇絕音耗公既長隻身尋親
開闢兵燹糧絕丐食以行至淮陰遇老嫗憐之詰行蹤公以實
對嫗告城西尼菴中有嚴母寄居急往視果母也相持而哭里
人欽其孝歛金助之得還虞有尋親紀言詩八首其序曰

嗚呼乾坤黯淡石馬宵馳榛棘蒼涼銅駝曉沒哀哉生之不幸
值天步之多艱嚴父捐軀痛招魂而莫返慈憐失路嗟覲面其
何從渺長途空灑孤兒之血蕭曠野誰憐客子之魂明知

旅以艱難敢惜微軀跋涉墨衰就道積骨如邱赤脚肩囊暴兵
載路肆鞭笞於五夜幾同斲養吞聲露鋒刃於崇朝屢向強梁
乞命三秋風雨江皋之瘦骨堪憐千里烽煙道左之流言又驚
蕭條此際安望生還才于他鄉何知死所豈意彼蒼默佑忽重
逢於絕糧委命之辰還感里老同聲更共偈夫脫粟分金之雅
輕舟泛泛訖往事於煙波苦雨淒淒慰離愁於茆店鄉閬漸近
城郭依然弟兄聞信以來迎妻女倚門而還睇牽衣入戶語盡
增悲扶杖開樽歡成破涕爰邀登筵之日終茲停棹之晨難留
編歌聊比軍中旅奏淒涼撥調漫依江上琵琶非日吟詩亦以

紀痛云爾詩云河山板蕩竟如斯漂泊干戈痛莫支本為逃名
依瀚海翻教豪難在荒埤顏齡嚴父悲鋒鏑多病慈親泣路歧
一目凶聞腸欲斷早將歸信絕妻兒甲帳黃塵到處澆擬尋
消息垢難占青磷滅沒晨驚火鐵馬嘶鳴夜嚼銜瘦骨久折殘
草裏橫鞭時受暴兵拊緣懸天外千行淚老眼摩挲鬢雪添
江南半壁總鳴鑼敢畏風塵戰馬驕兒可橫經難出戶弟還短
髮未垂髻飄零白鬢身何竄黯澹青山路獨還最是傷心秋欲
盡動人時聽雨瀟瀟雪塞冰天慘不禁江都厓柳又淮陰白
頭但得孤身在赤脚何辭萬里尋敢怨問關多路阻屢傳消息

又兵臨四思孤櫬荒城畔烽燧驚心痛轉深
茆屋兵殘村半虛傳囊舊井坐歡款偶聞老嫗間中語却得高堂亂後居好事
容攜杯茗至聞名人簇畫圖如牽衣一慟斜陽裏扶掖江皋步
履徐秉燭重看是與非相違不信竟相依止緣病久形容槁
比復愁多飲嗽稀艱苦編書聊共慰亂離還喜得同歸夜深却
店淒其月影落疏籬未解衣買得扁舟掛席輕雪花和雨正
縱橫衣囊簡樸悲烽火母子蒼涼訴甲兵蓬閣關心兒婦淚草
堂占易弟兄清歸時若問於陵仲井上糟餘舊養生停棹家
園淚染頻重將離別話酸辛飄搖兵燹忘身日浩劫山川訪母

辰賴有天心憐白髮堪悲父血凝黃巾挑燈細寫琵琶怨賀老
淒涼撥調新甲子修譜失於查載叔祖秉誠公錄其詩于家祭
條規簿內今亟補刊以垂永久懿字行族孫魁點謹誌

始旦先生家傳

先生諱船逢元諱允昇字始旦歸安人姓嚴氏先世平江嘉定
籍明初有諱達卿者始遷歸安六傳至貢生贈奉直大夫刑部
郎中諱而泰者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正思府學廩膳生祖諱
欽府學生父諱爾珙縣學生母羅氏王氏配尹氏陸氏生四子
先生八歲而孤讀書知自飭勵少長就德清蔡氏塾自課尤嚴
冒蔡姓補德清縣學生旋食餼於廩為文醇雅有法禮部尚書
蔡公升元先生之姪子也待先生恭尚書 予告後時至石象
閣起居先生顧不肯數往家嘗遭飛禍或曰亟以告尚書先

生弗應既而尚書傾知之力為申救事既寢乃以告先生領之而已嘗寢疾尚書以珍藥饋力卻之其介如此從弟某以文學負重名雅重先生每引以自親先生心勿善也後果不令終與之遊者咸不免焉有來從學者居三月遣之歸曰可以倦矣久學於老夫且不利再三言乃涕泣辭去是年其人即舉於鄉人皆服先生之哲有族子患癘於廟宿先生過而哀之拉之徠為醫治之既活而去未幾遇諸塗則欲甘心焉問之乃以貧故先生矍然曰曠何必爾又與之米先生嘗貸人金八十兩無以償遂毀所居室賣木石償之遺石根二至今猶存云

曾孫元照曰吾鄉有舟居擊柝之西大人人給米一升給之數十年矣所給米歲十石有奇嘗諭元照曰此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昔汝曾祖貧歲收米不及十石然樂賑卹每聞柝聲自遠至輒令汝祖取一杯米蹲水旁俟其至而与之今吾易杯以升所以繼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康熙中蔡尚書烜赫甚吾家藉其力以得官者有矣汝曾祖雖甚窮不少動其心不少渝其節是豈矯而致然耶是無所得於學而能然耶烏辱吾祖之遺澤遠矣吾媿未能述也吾与汝交勉之期毋墜家法元照既謹次家傳并述大人訓語以示子孫云

右見海菴學文

山東曹州府同知蔣林嚴君墓誌銘

君姓嚴氏諱文典字維穆一字蔣林歸安人先世有諱達卿者
明洪武初自平江之嘉定徙居歸安是為桂林嚴氏之始遷祖
達卿生毅毅生敬長蘆鹽運使敬生齡齡生宇宇生茹茹生而
泰貢生贈刑部郎中而泰生正心廩生贈刑部主事正心生錫
刑部主事錫生爾琮進士吏部主事是為君之高祖爾琮生鴻
綸貢生鴻綸生德淳國子監生德淳生二子長廷元縣學生
贈文林郎蒲臺縣知縣次廷選國子監生 貤封文林郎君本
廷選長子為廷元後曾祖妣閔祖妣閔妣姚沈 贈孺人本生

母貴 賜封孺人君中乾隆九年本省舉人十七年中禮部試
十九年補 殿試 賜進士出身分發山東補蒲臺縣知縣廿
九年調曲阜卅一年陞曹州府桃源同知卅七年去病歸卅九
年九月廿九日卒年六十有一配高氏馮氏子男二人翼未婚
卒章傑國子監生女四人 封文林郎高世鎮候補府經歷王
若海縣學生沈鑾工部員外郎吳邦基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
一人皆幼君性警敏過人然自初試至成進士幾三十年轉以
科名之遲得肆力於讀書日久多所通曉不僅工文詞釋褐之
時年已四十所知益廣得知縣不得入館闕成階其文采而君

以自此得盡心於民事頗自喜其治蒲臺也重學校平獄訟卹
凶荒簡縣役除姦蠹誦人畏而愛之治曲阜一如治蒲曲阜之
人又愛之曲阜知縣本以孔氏子孫為之乾隆中始以流宦代
至君財弟二任前任者張意主裁抑所為多不便於孔氏君始
至知狀乃大驚亟反張之政凡事涉 孔林者殫心究力敬謹
以將事自衍聖公以下盡輸心焉陞桃源同知大吏題署東昌
府知府時以謠言割辦一肇蔓延數省東昌所轄十有六縣四
係縣多君力為之平反藉以得活者二百餘人而卒以此忤大
吏意君勿卹也時君年已六十以 封君年老已又無子意忽

忽不樂乃告病奉 封君南歸：適年而卒赴至山東兩邑人
設位哭祭者逾千人致賻幾千金入曲阜名宦祠曲阜人又為
立專祠至今并替君疾篤燬其平生著述今所存惟制義若干
篇所脩蒲臺縣志若干卷曲阜縣志修而未成君有小像十幅
曰香照舊者自為題詞餘姚靈學士文強見之歎為君之善於
古文而深惜知君之未盡也君卒之七月而章傑始生予與君
會試同年生未相識而章傑與予往還十有餘年今以誌墓之
文謁予予雖哀既不文不忍辭也君墓在湖州府城南道場山
之塔塢銘曰

峨峨道場松耶柏耶鬱：佳城君之宅耶祔厥後昆詒清白耶
子子而孫孫耶兮洵循吏之澤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特恩加翰林

院侍講學士銜錢唐梁同書撰文

崇祀節孝嚴公廷瓚傳

嚴廷瓚字天佩烏程人父時敏以面責其族子賜過為賜所恨
紹興出游擠之水死冤未雪廷瓚稍長問其母曰父安在母
先以故即慟哭齧指出血年十六自為狀以父冤控縣賜贖上
官得免橫益甚廷瓚奉母徙居長興以避之以刻篆餉口置一
斧卧內中夜傍徨摩其斧而泣康熙己未母死既殮孝子乃出
其斧拜而祝之遂懷斧歸故里會村社演劇賜高方高坐觀劇
廷瓚直前斧其首首裂又斧其頸遂斃眾大驚廷瓚叩頭謝曰
某報讐非有他也詣縣自首縣令高必騰嘉其孝欲生之廷瓚

曰復讐子職也抵死國法也四不顧以子職廢國法縣列上其

事府道臬司皆曰此孝子不可殺欲援昌黎復讐議請背撫其

題而孝子已死於獄雍正中題旌入即孝祠

湖州府志引愈愚集嚴孝子傳

嚴廷瓚隴村人震直裔孫父嘗責侄某過街之沉之水瓚甫二

齡母朱氏撫之稍長泣述父冤死狀年十六控父冤某論斬賄

脫瓚奉母逃雉城為家所有欲以女与之者不應又十載謂母

曰兒年二十八矣父讐未報更奚待親慟累日托辭歸里適里

中演劇某在傳伍中瓚出懷中斧奮擊之中腦腦裂復斫其頭

斃焉遂擲斧入郡自首邑宰高必騰憫其志欲生之上其事而

瓚竟卒於獄

康熙烏程縣志

孫燮曰廷瓚事載有志府志皆云復讐時母尚在天復父讐

而致母無養孝子之志荒矣戴紱作孝子傳採訪不實遂因

之今據嚴可均雜事略辨正其謬

嚴孝子復讐始末

孝子名廷瓚字天佩姓嚴氏烏程之驢村人
生於順治七年辛卯故亦名卯生人呼為阿卯父時敏字
廷修賜者廷修之族子六歲而孤祖遺厚于
舅父之姊故相溫體仁妻也倚勢恣睢時
我湖土寇蠭起賜以髡年亦聚眾黠群兒為
鄉鄰害及長尤怙惡不悛廷修面數賜辜
賜街之朔日給與出遊擠之水死屍骨不
還時八年三月也天佩纔二歲賢將匝歲母
朱撫之人畏賜無敢言廷修冤者稍長問其
母曰兒父安在母告以故慟哭齧指誓復讐
康熙五年年十六控父冤縣令顧鵬翔得實
賜論斬

尋脫勢逾橫奉母避禍長興訓蒙以養母蓄一斧而日自厲
焉頃至輒吟詩為變徵聲曾題夾浦挾溺尚有云菩薩輪邊遭
劫少蛟龍窟裏再生多一時傳誦有顧某者欲以女女之不答
間歲還鄉有墓伴匿陽陽亦怒之如是者十餘年年廿九母死
既歿哀竟夜卒哭舉斧曰向所以不急為者徒以母在今老
母以天年終此忽致命之秋也歸柩歸里會春社演劇遇陽于
劇場遂斧其腦腦裂復斫之斃焉眾大駭不知所為擲斧謝曰
我復父讐不禍及人也或奔告陽家曰東生殺矣東生者陽字
也陽婦溫候坐徐應曰東生又殺誰耶蓋陽素克暴而殺非一

故疑又殺人而不意其見殺再告乃驚泣曰有是哉時康熙十
七年三月廿日自拘于令請就獄縣令高必騰欲生之乃曰復
讐子職也抵死國法也曰不願以子職廢國法上其事請具題
繫獄候

旨賜兄易陽二子漢昭漢壽兩典史戴遇龍陰斃之獄以病死
報縣令禮殯之學徒迎其柩与母來同葬長興小午山雍正四
年祀節孝祠吁方孝子之控冤也豈必手刃父仇乃漏網終虛
枕戈自待母歿始奮厥志為之子者可無遺憾矣獨怪夫長夾
于當誅者縱之而于當賞者拘之致身死殄祀是亦傷已族老

鴻達嘗併烈女合傳不詳其事賓郡縣志浙江通志一統志及
湖錄謂母未歿復讐采訪不實族兄可均小時故老往言天
佩事皆目擊因作事略一首孫氏衍慶為之狀孫氏愛有傳俱
足正前志之偽余又莫擇之為復讐始末附刊宗譜執史筆者
或有取焉咸豐八年六月族末章福謹述

邵武縣知縣嚴公德泳傳

嚴德泳字蒼任號汲亭烏程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歷官邵武
福安知縣建啟聖祠創紫陽書院縣白河司渡夫及里胥剛利
滋弊歲久德泳詳革之政暇輒游詠山水有自得之趣
湖州府志引

建通表

漳州通判嚴公述曾傳

嚴述曾號西齋歸安人書開

以有傳

子康貢生任漳州通判淡於

榮利旋致政歸保舉賢良方正固辭留心民隱著有水利揀荒

等書

潮州府志人物傳

永康訓導嚴公啟煜傳

嚴啟煜字政林埤蓼灘歸安歲貢生官永康訓導嘗言昌黎昌
谷雖非詩之極至其鍼砭庸俗廓清之功真乃比於武事又言
二昌乃吾死友然其所作皆和平中正無詭屈奇詭之習著有

竹香山房詩集

湖州府志
引賴軒錄

薦舉鴻博雲南嵩明州知州嚴公遜成傳

嚴遜成字崧瞻號海珊烏程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雍正二年九月會試不第越七日恩榜中式遜成有詩云彭衡分拜三年賜絳市爭傳七日蘇一時都下傳誦乾隆元年薦舉鴻博學鴻詞丁艱不與試選山西臨汾縣知縣歷雲南嵩明州鎮雄州知州卒於官其在臨汾開兌坡險道創立鳳山書院其在長垣拯河患救民饑修隄築支河民至今賴以無恙愚所在有政績然無人薦揚之獨聲律一道直入三唐之室同輩中自錢塘厲鶚而外勿多讓也自負為詠古第一而尤長於七言律詩雖鶚亦自

胡弗及蓋三十年沉淪仕宦精神泯屬獨以詩鳴信已學力所

到操縱自如卒以其為一家之學著有詩經序傳解疑海珊詩

文鈔明史雜詠

程晉芳題行堂文集

海珊州府志人物傳

送嚴海珊序

唐紹祖

予嘗謂古之成大功享大名以其所建立聲施於無窮類不必
於其文章見然其人之能文章者蓋亦往々而寡而文章之士
其能不為浮靡之學積之有本以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者其不
得於用則已用即隨其用之大小未有不以其功名表著於當
世此文章所以可貴而常患于當吾世而無其人與有其人而
不可得而遇也 海珊以文章著于時其所為詩古文辭博極
於經史子集而自出其言之精者以為言故其馳驟金名古今
如金之於冶音聲之於樂布帛粟米之於衣食足以傳世行遠

而無疑如此每嘗讀其所作思欲一遇其人而習以繫於一官
不可得後海珊先以憂歸而予又適以補授守湖郡始識其
人於荏雲間平昔所願望而不得見者一朝克遂甚可快也歲
乙卯恭逢

世宗憲皇帝方以鴻詞科詔直省巡撫及精學二部掄取天下
士詣京師海珊以浙省第一予以忝在薦舉深自喜以為得
人且喜海珊異日必大有見於用明年丙辰今

天子嗣大統上原

世宗鴻緒肇是科廷試多士而海珊以內艱不與則又以恨

命之懸於天以海珊之文之才而阮於用如此豈不惜哉雖
然海珊以名進士出宰百里之地其治以培養教化勸蒞風
俗前所蒞之地既已有效可觀矣用不異於大小期於治治不
分於廣狹期於成海珊其以前所治者以往雖其後日將與
古之成大功享大名並著竹帛以載其功名不朽者道不外此
吾固可於海珊卜之也吾固可於海珊之文章卜之也今于
歲之八月將赴任之滇南道過於予予曰滇南亦馬伏波諸葛
武侯所嘗經略處海珊侔儔有大略攬其山川吾知其必有得
也

嚴海珊先生事略

嚴遜成字崧瞻號海珊浙之烏程人雍正二年進士官山西臨
縣知縣丁父憂歸里十二年總督程元章薦舉鴻博遭憂未與
試服闋補直隸阜城縣從雲南薦明州知州有海珊詩鈔自序
云少為詩以偏宕相尚罔識律令吾鄉姚荃田同年屬樊榭負
能詩聲雅與余善而於詩未之許也甲寅被薦居內憂弗逮試
顧聲稱一時藉甚思有以讓之辛酉夏量移阜昌適穆堂師典
江南試止野亭余謁見迎謂曰吏亦不易為知生百無暇獨詩
可分余一席填毋廢余懔然汗下嗣後收視返聽知用功有在

詩之外者厚其所積窮其所變別稱戶牖不屑為同昔人迄於
今不自知其至猶未也哉才則既竭矣後擬花詩傳誦京師明
史雜詠人以詩史目之今裒集若干卷都從零佚中以次改竄
無復前後并地可謂大參徐南崗甚稱之謂無一字無未歷楚
中余同麓則參之於竹垞阮亭開勸付梓惜乎樊榭舊田旱下
世無緣重定吾文此足貽千古知己之憾也杭世駿曰海珊七
言造內瘦硬流中舟行云俯鯉躍波而點大怪禽呼樹風聲寒
太行云孕生碧樹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城隅春寒云雨方
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背有別材表枚稱海珊詠張魏

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為有南軒下筆難極冷峭蘊藉自負為
詠古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李此朱梁
跋扈何素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
數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法武義
曰海珊工於詠物詩思力甚深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酒痕
仍借笛吹消梅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峯數點碧於煙著筆幾
似李龍眠白描畫矣又海珊詩鹽鐵徐南崗謂其無一字無來
歷筆頭句得數十斤起信然如常山旅夜云櫓聲離岸小山氣
壓城寒東坡書院云竹非因月瘦山不厭雲靈冷泉亭云怪鳥

呼風天忽冷危峯到地盡常陰秋草云斷霞古道無人過寒山
荒城有雁飛宿見山樓云如此夜深猶有笛可憐春盡竟無詩
阮元曰海珊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漚麻嶺血浴高
歡避暑宮盧龍已買防秋塞上春雲傳突騎名弓懸屋角秋防
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遼白
雄奇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
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言情旖旎文獻徵存錄

卹贈朝議大夫吳陝廳同知嚴公一青傳

嚴一青字府園純選亭烏程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白河縣
知縣嘉慶元年正月聶傑人等倡亂于襄陽與白河隣一青聞
警即為備未幾賊果至據魚圪灣民舍為巢時白河鄉勇不及
二千乃分千人繞道伏賊後而自率五百人夜搗其巢大呼縱
火賊倉卒不知所為棄而掠財物遁伏兵蹙而擊之斬獲無算
明年三月賊居鄆西與白河隔僅一江一青沿江立卡相距三
四里各設戢兵而伏精兵於夾河關賊見夾河兵少爭趨之半
渡伏起多溺死又以縣處山中縣山可以瞰城乃相形勢增築

外城三千丈有奇倚山為固坦者崇之峻者削之賊殄為雙城縣相戒不敢犯三年陞西安通判仍權縣事六年因病乞休旋

卒事

聞縣軍營立功後病故例

賜卹子兆椿蔭縣丞

湖州府志人物傳

選亭嚴公家傳

公諱一青字府園號選亭大父古愚公夢神人持一大錢矚之其文曰大清通寶寤而生公生故名字胥取其義云公登甲午賢書丁未大挑知縣分發秦省歷署延長宜君洋縣平利諸縣事均有惠政癸丑冬補授白河縣知縣白河界連楚北民惑於邪教者衆前任歷加懲治莫能止公做古行保甲法并作四言歌數百言使民間諷誦為訓戒被惑者悟而自首方以此事條呈上憲諭各縣遵行而楚北教匪起矣嘉慶丙辰正月聶傑人等倡亂於襄陽宜昌二府聞公聞即雇募鄉勇為不虞備未幾

埵近白河之竹山縣城陷賊率衆萬餘援白河當是時邑中鄉勇不滿二千公帥以禦賊相遇羊屯海衆欲戰公曰彼衆我寡非可以力爭也歛兵自守賊據魚挖灣佔民舍為營寨公偵知乃分千人遠道伏賊後而伺率五百人夜焚其廬令守營者見大作大呼以助軍威賊倉皇失措盡棄所掠財物而走遇伏復斬殺無算餘數千人遁回楚北而白邑保焉次年三月賊復從襄陽援至南陽破竹谿鄖西鄖縣鄖西與白河隔僅一江公沿江每三四里為一卡各設疑兵晝則樹旗夜則列火而伏精兵於夾河關賊見夾河兵少乘虛而渡甫抵岸驟擊之先至者

皆溺死賊遂不敢渡江悉其衆北竄白河之為城周一里衆山環之踞其上可瞰城中公乃相度形勢增築外城三千丈有奇倚山為固坦者崇其垣峻者削其壁勢既鉅險賊號為雙城縣無敢復窺白河矣方事之初起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生倉卒莫不號哭徒跣望風奔潰以致賊勢愈熾公獨以區區之白河當其衝而扼其勢而秦中諸縣不致盡被蹂躪者皆公力也戊午春奏陞西安府通判仍留署禦賊辛酉春因病乞休賊聞公却事復率衆來攻公扶病佐接任者守陴賊望見公懼而遁而公病自是日篤越數日竟卒於公辭後賊平

廷議以守城功

贈朝議大夫

欽賜祭葬蔭一子初公之署洋縣也邑屬之椒谿鐵廠集工千餘人有悍弁過之遇為匪徒告中丞檄副使發兵往捕公迎謁力辨其誣且曰廠徒雖眾皆畏法良民也若以兵捕必挺而走險矣請單騎散之何如乃肩輿獨往各諸廠首示以中丞檄眾號泣求救公曰無他速歸散汝眾毀汝窰我與妻負賒之無患矣眾如命副使往賒廠無一人竊窰皆焚棄事遂寢公之惠愛斯民膽識過人如此公少讀書過目輒成誦以著述為事其

為詩尚格律不求工字句間著有博古精華錄一百二十卷藝苑珍奇錄三十卷奚囊錦綺錄二十卷考古彙編十卷歷朝詩宗二十四卷歷朝詩賞十卷詩稿八卷散失無存眾莫不脫惜子兆椿蔭襲縣丞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愚弟蔡之定拜撰

嚴修能先生傳

侄鼎臣傳

嚴元照字修能號九能歸安人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字八齡
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四方鐫為奇童比長治經史務
實學其為諸生見知於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江以南鄉先生有
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為友而絕意進取薄舉子業不欲
為刻厲為古學最熟于爾雅作匡名旁羅異文軼訓鉤稽而疏
證之以補邢昺所不逮故居歸安石塚村創芳葉堂集書數萬
卷多宋元槧本寢食於其間漱其精液有所得質之其父而書
之積久成帙曰娛親雅言晚年移居德清所識老成半凋謝無

出游之樂則益健戶肆力於詩古文辭讀書處名柯家山館賓

讀書齋寫本

朋倡和無虛日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皆卓可傳

鑒止水齋集參潛研

壺任鼎臣字徐卿精小學工詞章其詩古質淳厚七古尤健勁

有力文則一本先民矩矱而能出之以自然纏綿往復善於言

情著有說文聲律表蘋州草堂集

孫燮又撰序參耐冷談

右見湖州府志人物傳

嚴九能先生事略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子不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為嚴氏奇童既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深賞之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也嘗以說文叙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秋亦稱

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叙皆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官人^其所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於梁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存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賚為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為賜予之予羊汝切犯奢果毅剋捷功肩勛勝也犯奢剋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毅肩勛為勝任之勝載謨食詐偽也載謨乃作為之為食詐乃虛偽之偽昌敵彊應丁當也

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之訓當乃讀去聲應梯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數則又為選數之數艾應視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語猷載行訛言也語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憩休苦歛歛四息也棲遲憩休苦乃止息之息歛四乃氣息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牽置一所闡明也茅明也之類是也有義訓相遞嬗而下者則牽置一所連徵也徵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

及佳也基試也之類是也或字與而義同者則牽置一所

膏置一所挾藏也泱泱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覆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賡為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已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證問也引周書勿以證人古文尚書借證為愴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敝追也引周書常伯古文

借敝為伯而非可以追訓也目部云睞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睞古文借睞為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解書也又云睞恨張目也毛詩借睞為頻而非以張目訓詩也木部云慘木長貌引詩慘差荇菜毛詩借慘為參而非可以木長詰詩也人部云侗大貌引詩神罔時侗毛詩借侗為恫不可云神罔時大也心部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為亢而非以慨訓易也引經間有為經作訓如莫訓火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即云織窮席也罔訓回行引商書曰罔即云罔罔升雲半有半無念訓忘訓嚶引周書王有疾不愈即云愈喜也望以土增大道上也

古文堂作望引虞書朕望讒說殄行卽云望疾惡也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為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如引易為的顙為馱顙引詩江有汜江有沔赤烏己己赤烏擊擊引書旁救傷功旁述傷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京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敢執一己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異而灼知其為傳譌者如刀部剗下引書天用剗絕其命而水部羅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桀力部勦勞也義不符若作勦則刀部無此字此勦字誤也水部濊下引詩施畋濊濊而於大部𪔐下引詩

讀書齋寫本

若

云讀若施畋濊濊案水部無從𪔐之字此濊字又誤也引詩書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日部是下引虞書曰仁覆是下謂之是天此虞書說也介部器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器此毛詩傳也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猷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駉駉壯壯此釋畜文也王氏三家詩考載入駉駉壯壯一句似不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餘則間有櫟括如引虞書淇水浩浩卽堯典文也引周書我有戡于西卽大誥文也以其文繁故從畧又正文不具訓釋也又有經以證之者則以經義已明不待訓釋也又有引經而不標

而卽

明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也又云說文間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茗字音塢隗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旨小徐繫傳乃朱翔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愐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厶之屬皆從厶之文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為有材字幾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卽鎔字也案說

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鎔字是劉字之重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殺也二字誤列於鎔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甚多如免字布字皆見於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勗徐氏疑九非聲案旭勗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勗從冒聲而讀許至切則已非冒聲矣徐於勗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旭古讀為好小雅云騶人好好爾雅作旭郭氏讀旭旭為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與牡與兗與牟醜為韻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譏非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然絕意進取人以為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

意泊如也既而以所居囂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多未傳於世

文獻徵存錄

讀書齋寫本

滕綺巖府君家傳

張鑑秋水

昔康原戴氏震為武進毛養浩傳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為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吁使聖門尚規異則四科不首德行矣吾邑藤村有潛德不曜之士滕綺巖君為明工部西塞尚書十三世孫生而篤孝至老并哀生養致祭祭必盡誠如見嗜好待兩弟極友愛凡親黨中孤寡筮獨周卹甚至婚嫁弗克舉者亦助之不辭此非所謂孝友任卹者歟道光三年夏吳中大水冬復大饑有司勸分君承父積塋贈公表助賑為諸富室先應勸者廣集大吏

將上其事因辭不得因讓其優叙於從兄及從子焉驥村地當衝繁鹽私充斥隣里延累者數十家君持之力其臬臬之將中以蜚語不為動已而大吏調得之以素公正從無一字入公府特出之君夷然曰以一身全數十口死不恨況公論有在事白而名益高嚴氏族滋大修禱諭三稔衆推為主持兼司祠職公君直任曰不欺心不欺祖可無事也則知仁忠和其庶幾焉君早歲著述自謂無大異不肯收拾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君少游費孝廉循陔之門費為過亭侍御從子學有本原因以獎率及門列詞垣歌鹿鳴者比比弟兆元猶子昌福尤砥礪相繼登賢

書以去其顯著也二十四年春患風疾手足失舉六月乙卯卒年六十有八君諱登字仍芑膝綺其號也祖穀似贈儒林郎父師善贈修職郎弱冠就縣試為鄭大令祐國所知當

仁宗初造鄭以循廉為天下最目之曰大器見晚矣遂冠其曹是歲補博士弟子員越二十年得食餼屢困場屋今

上十五年覃恩充貢需次教諭例授修職郎配張孺人子二章福晉福晉諸生章福以優行為羅學使取入詒經精舍肄業孫二以常以芳嚴之族有畸士鐵橋廣文君族子也博學能文於世少許可獨愛重章福俾課其子因更相與上下其議論鐵橋

之致遺書滿家如手校秦漢六朝全文七百卷影宋寫北堂書鈔秦漢金石文拓本皆世所罕有子幼不能收藏賴章福任勞

鄭惜馬非庭訓奚以及此亦足覘其通藝矣

張鑑曰周禮大司徒以德行藝三物教萬民若君者可當之矣藝雖不著而取友教人及課子弟與身傳者何異焉章福卒哭持狀踵吾門徵文辭不獲命延與談并讀所著雜文手摹秦篆泰山刻石二百廿有三字皆不為益以傷我友鐵橋遺書賴章福不墜後有徵文致獻者或有以涉乎此也

右見張秋水冬青館甲乙集

嚴孝子萃田先生傳

先生諱經畬字耕書號萃田明司空公十二世孫也少讀書聰慧絕倫父恒齋公鍾愛之比長不忍以家業累父棄儒而謀生計俾弟粹庵君專意讀書為名諸生焉年二十一母病篤醫政罔效先生乃焚香默禱於天封左股如掌大煮糜以進疾遂愈後粹庵君見封痕問之始悉其詳族戚以此重先生嗟乎乃割股乃傷身之事昔之人何為出此言也夫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恐虧體以辱其親耳若以父母所遺之身愈父母所患之疾當其至情激發一往而深止知有親不知有身

何暇計其傷不傷哉論者必欲以傷身議之則凡古今來殺身以成仁者將謂之大不孝而全身遠害之輩反得居全受全歸之美名矣何以勵人心而維風俗哉余有感于背贗持論之太迂故因孝子之傳發之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寧陝西道監察御史姻愚弟曹錫寶撰

鸞坡嚴先生墓誌銘

烏程嚴可均善為詩古文好金石文字最精小學在德州司漕署為余撰說文翼續金石萃編諸書別去四年遭父鸞坡先生喪以其叔父兆元所為事狀訪余金陵屬為銘石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嚴諱其焜字藻庭鸞坡其別號也出漢初武彊侯不識之後孫青翟相武帝為馮翊望族魏郃陽侯校從華陰至挺之武彊激為唐名臣五代北宋間又徙臨清高宗南渡隨徙臨安帝昺時有諱羽者與滄浪同名為節度判官從陸秀夫等蹈海死入元有念翁者始由臨安遷烏程之驪村里嚴望出

天水漢天水郡有冀縣與驥同音因名其里今湖州嚴氏有鳳
林東宅西宅儒林桂林碧門等派皆念翁後也四傳至震直明
洪武間工部尚書先生即尚書之十三世孫大父士濟父而泰
皆諸生先生幼習舉子業弱冠棄去肆力詩古文辭能畫自云
我書一詩文二文三畫四年卅六以避姦氏債如楚時胖柯盧
進士世昌寫長沙見所為題扇詩異之以告哲學使者靈學士
文孫學士訪之逆旅相得其懽屬校李文正懷麓堂集未竟學
士以奏事忤

旨罷官先生如永州依張總兵諱年卅一發疾歸尋游淮上無

所遇感憤夜起盡焚其所作詩文同位搜出之僅存半帙歸而
家益貧囊筆膏字聲價隆起三吳碑版屏幃畢出其手所獲贄
幣輒揮霍立盡愛舊板書籍尤愛金石文字少時于里中曾見
舊拓本蜀石經一箱暮年於平望驛見舊拓本碣孔君廟碑當
代收藏家未著錄又近出張桓侯八濠摩崖文云漢將軍飛率
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濠立馬勒銘按本傳郃下巴西
進軍宕渠蒙頭盪石与飛相拒飛破郃郃棄馬緣山与麇下十
餘人從間道退殺八濠即蒙頭此銘拓本絕少先生最先覩愛
酒每獨酌輒長歎在廣衆中能節飲無失言晚景境差差能達

觀鮑背童顏白髮尺有咫目炯炯能作蛇頭細字著有荻塘文稿三卷收修齋詩稿七卷金石刻跋題八卷卒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春秋八十有四妻閔氏先十二年卒子可均嘉慶庚申科順天舉人揀選知縣孫大鏞金鍾金鍾先五年卒可均擇以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先生於棲賢山祖塋之左銘曰荏上之英吳西一老膺爵自天通藝于道詩掩錢劉書追王趙譽望昭彰酒德醉飽富貴浮雲神仙腐草誰似先生德音壽考一鴻風清萬梅香繞馬鬣長封貞珉永保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撰文

國學生嚴君家傳

張鑑秋水

湖郡嚴氏其族之萃處於臘村者子姓尤繁衍甲科而外奇特之操常常有之然周官之法書其敬郵任郵與孝弟睦姻有學者必以庸德之行為首此又何說也道光乙巳四月有孝子錫時介余戚陳君蓀塘持所生行略來求文因辭則錫時祖母陳節孝余所傳也是不得以不文辭按略君諱希涑字鑑甫號樸齋國學生世居烏程為明工部尚書十四世孫曾祖日星祖球父維鶴皆國學生初母陳太君以揚州知府詩女孫自東林山而來歸也老曾祖斗瞻翁主之二世一男彤單彭隼奉重慈以

撫弱甚詳余所謹節孝傳君幼孤露兩月父即見背泊長性淳篤肫肫以孝以家累不克俯首制業年十八母為娶同邑張氏女賢淑奉姑教惟謹凡所以成君之善行亦內助多也嘉慶十七年大君節孝合例請於朝得給帑建坊又乞四方闡八詩文以表著之其聲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踊躍趨事居閭闕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視君以興焉而親串之有饘大不繼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卹能實諸踐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歲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內容以士

族來佐內治侍尊婢未嘗見畛域少怨多怡至三十三年人無間言吾見世之詭隨以為人所詬誶者比比也吁遠矣子二長桂芳瑒次錫疇國學生是皆合周官之法足以傳者也

贊曰余始為節母傳詞諸鐵橋廣文知節母素整肅不事妍媸深歎地道無成而得終夫業君之食舊德而詠清芬非太君之明奚以致此夫詩言無非無儀不過中饋之常昔倉聖造書契於威字訓姑許叔重引漢律威姑今學者申之曰即有威可畏以此見婦至夫家必視君姑威儀以為法守有作之先而君肯堂之聽刑于之化孺人婉順之貞胥於此見之矣至子孫之久

而不忘亦非藉其親以為身重也情所不能申有不能已諸其
懷者也口耳所及宗族間黨可傳不能傳之邦國託之文章列
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不能必其傳於天下後世欲傳天下後
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
之者有以信於天下後世則文傳而人亦傳此歟王不庵燁之
言惜鑑非其人也然鑑得十數年後復傳君以補太君節孝之
闕不可謂非造物之有意以顯之也

不見冬青
錄甲乙集

誥授奉政大夫嚴君墓表

君諱晉福字凝甫號蟾香系出莊氏漢世避明帝諱改氏嚴宋
室南渡提刑道高庵驛臨安卜居烏程之鳳林里遂世為烏程
人明工部尚書震直君十四世祖也曾祖穀似國子監生 贈
儒林郎祖師善國子監生父登 恩貢生候選教諭並以君團
防功由州同加同知銜 贈奉政大夫母氏張 封太宜人君
生而篤孝事父母骨能得其歡心侍母疾及其室宵旦扶翼未
嘗離左右居喪三年哀戚如一日得時食必以薦祭必思所嗜
無或缺終其身如事生性寬厚生平無疾言厲色加於人郡邑

義舉若麓田水利葺治津梁及救災行振育嬰掩骨之屬知無
不為言無不盡郡邑大夫莫不引重顧制行慕介絕迹不涉公
庭嘗切誡於人勿馮怒而訟訟則終凶有兄弟分爭庭投牒感
君言而罷農有棄其妻者君以計全之卒為夫婦如初寇難之
亟也邏者以得賊謀為功誣及世家子某繫之將就戮賴君申
雪以免經兵燹家廟毀圯君復之庀祭器修祀事既而謀輯宗
譜慕吳中范氏義田贍族有志未果猶舉以厲之後人君既澹
于榮利不求仕進晚歲治小圃署曰娛暇因以自號暇輒手一
編以自怡治經深于易天文壬適醫卜皆游藝及之尤精形家

言著有易義通變二卷先天法象圖說義纂五卷簾隱居詩存
一卷簾隱居類集若干卷藏于家伯兄章福精小學世所稱音
甫先生者也著說文校議議君實與參訂族兄可均著述最夥
每過君討論嘗自言提悟不第若也其教子讀書必先厲品毋
爭漢宋異趣在折衷其是又曰交不慎喪爾德言不慎羞爾躬
皆格言也君薨于光緒十三年九月某日年七十有四配沈宜
人仁慈好施與而嚮于自奉主內政餘五十稔未始美衣食逮
事君姑尤孝行後君三年薨年七十有五某年月日合葬于某
鄉之原有男子四以芳先効以蘭國子盛生以揚幼煬以盛光

緒乙酉選拔生本科舉人 國史館漢騰錄議叙知縣女子子
一增曰金恩綬烏程學廩膳生員孫男三人保椿保康啟豐孫
女五人皆待字以盛余門下士也余既以通家之誼得諗其門
閥若先德之懿今者奉采風之節諒此邦著儒通修之媿垂信
金石以昭示方來使者事也于是詮次所聞如右以爲表隧之
文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浙江學政南海潘衍桐
撰文

嚴秋樵先生傳

沈家本

治小學者以許氏說文爲大宗而治許學者以近今爲盛嘉慶
道光中金壇段氏曲阜桂氏安邱王氏其尤著者也同時吾郡
姚秋農嚴鐵橋兩先生同治許學嘗欲纂說文疏義先成長編
七十卷又作校議三十卷疏義久未成而校議風行于世桂氏
王氏多采其說實足與諸家抗衡焉嚴秋樵先生鐵橋從弟也
亦治許學精心眇慮不屑隨人爲俯仰以校議千慮一失不能
無遺憾乃爲之正謬補遺漏昕夕研稽不間寒暑雖家人婢
子亦知其專力于說文正若康成之婢之能誦泥中也積十有

餘歲成校議議卅篇凡三千五百九十條於校議為諍臣於許
學為獨樹一幟顧鐵橋負盛名舉世相推重而先生名不出里
巷吾鄉治許學之在同治間者有安吉張子中行孚而著說文
發疑高叔猗為刊之身前說文宋音袁爽秋為刊之于身後此
書獨未能錄諸本而傳于世學之顯不顯殆亦有數存乎其間
者耶不然治許學若先生者亦足與段桂王諸家相頡頏而砥
礪又何多讓也且是書之成也鐵橋已修文天上竟不獲風雨
連牀互相質難俾疑義之不易議決者得以渙然冰釋當亦先
生之所深感者歟先生名章甫字雲甫又字青甫秋樵其別號

也歸安學生性孝謹居親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月哀毀盡禮所
居村中有樂善堂經畫周至家有小園蒔花木築小山名之曰
拳石作拳石山記以紀之與二三知己時觸詠其中脩然自得
精篆書性嗜蟹又善畫蟹而新不與人畫蟹蟹熟時人餽以蟹
求畫蟹則又欣然畫蟹不靳也其風趣如此歲丁巳粵寇擾浙
西流民東趨先生與丁寶書施均甫諸君經理撫卹局事流民
之疾病者必親視醫藥炎暑巡行廠中遂染時疫疾亟時喃喃
惟以流民為念迄病革流民皆慟惜有哭失聲者生平知交多
一時知名士海昌許珊林捷為程蔣繼卿維垣往來尤密校議

之議多与二君相商訂二君並治許學者也其所著書之本于許者又有經典通用攷五音類聚二書經典通用攷者謂說文皆正字經典多段借本無其字謂之段借本無其字而後有字者亦不得謂非段借通用亦段借也乃以十三經段借字依說文部次而以正字別之凡十四卷五音類聚者謂字無出宮商角徵羽五音外者古音莫備于說文凡言从某某聲謂之形聲孔通也香芳也字乳也酉配也天顛也謂之諧聲形聲賅諧聲猶段借之賅通用合羣經之韻為韻不若以一人之韻為韻故但取許語而以五音為類凡十卷又有聞見異錄四卷古文兩

卷古今體詩四卷權著二卷駢字類鈔四卷統名曰近許齋彙編凡七十卷藏于家

嚴鐵橋先生傳

從弟章福傳附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嘉慶五年舉人精於考據之學弱冠即出游足迹半天下南至嶺海北出塞垣歷受同邑姚文田陽湖孫星衍校書之聘道光二年赴建德教諭任迨歸老而著書不輟早年著庸石經校文說文校議刻以行世又校麟經佚注佚子佚書等數十種就中孝經鄭注最完善四十餘年來所撰輯等身者再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最後輯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多至三千餘家皆從蒐羅殘賸得來一手校讐不假衆力購藏書至二萬卷嘗謂宋板書

不易得得校宋本以供議述足矣遺書未刻者多詩文集同鐵

稿漫葉從弟章福編輯鐵稿漫葉福輯秋想精小學讀說文

有心悟著有說文校議議湖州府志人物傳

又

嚴可均字景文綿鐵稿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改歸原籍博聞
彊識精攷據之學弱冠即出游足跡半天下歷受歸安姚文田
陽湖孫星衍校書之聘道光二年任建德教諭義烏有高才生
某為邑者所誣見棄於其父事聞之宦大夫欲解之而難於措
詞可均撰甲癸議一篇上之大吏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

高資歸而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丙與乙素有隙
丁晚甲資黨丙而擠乙稱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乃歷引前代
孕數年始產者不一其人以乙為在妊二年無足異宜与昭雪
大吏善之據以定讞甲乙復為父子如初在任數年大修學宮
并葺嚴子陵祠堂引疾歸著書不輟藏書至二萬卷早年著唐
石經校文說文聲類又與姚文田共撰說文校議並刊本行世
又校輯諸經逸注及佚子書等數十種四十年中所撰輯等身
者再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最後輯全上古
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餘家人各

系以小傳足以致證史文皆從蒐羅殘賸得之覆檢羣書一字
一白稍有異同無不校訂一手寫定不假衆力其精力絕人如
此自負學識睥睨羣流有某進士未見故以漢書中事未盡了
了則曰君僅知時文耳吾失言矣顧雖玩世傲物而過後進好
學之士輒多方文獎掖有問必答略無少忤蓋嚴於嫉俗而實篤
於愛才也遺書未刊者身後多散佚從弟章福辨秋樵廩生為
可均編校詩文名鐵櫬漫藁精小學著說文校議議烏程縣志
人物傳

嚴虛白先生傳

姚學瑛

先生姓嚴氏諱謙字抑之號虛白世居烏程之鳳林里明大司
空諱震直嚴公之十三世孫也乾隆丁酉領鄉薦第二辛丑成
進士居十餘年宰山西武鄉縣以憂歸服闕補江西高安縣蒞
治未久兩子相繼歿先生自悲衰老不能成子姓為先祖後乃
棄官歸主白鹿洞講席又數年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先生資性
絕人於書既無所不窺然未嘗汲汲于學獨領乎古文人之意
理旨趣淵然以涵乎其中而脫于世俗之累已自見於學問文
章矣而其本則尤篤于孝友瑛始從先生遊挹其言論風旨淪

肌法髓若汪洋遊千頃之波徘徊而不能去時太夫人春秋高先生常以色養先意承志未嘗有所拂戾至困乏力能免其所不及絕無幾微之見於顏面故常得宴然為歡樂以無所繫于懷此非篤於天性所以曲盡其心者無不摯誠不可得而幾也況以兄弟之怡怡於几杖之旁終始無間則所奉為高堂之歡樂者尤切嗚呼何其至也先生所為文熟於義理以蘊釀出之又嚴謹于法故尤長于古氣息醇厚似南豐生平不為作亦隨人取去雖以壞所幸得而藏之終不能數十篇其宰武鄉也武鄉為山邑民俗樸厚先生幸因其俗而化導之時與其邑之

父老語家事歲大旱先生以一邑偏例難入告稟商各大憲盡心補救卒使民不害於飢後主白鹿洞書院大要以紫陽為師法訓士以涵養德性不務求之文藝之末故從之遊者皆陶有古士君子之風焉蓋觀於先生之文與其所以為治以及乎教大抵出之有原本本立者道生良不誣與先生生於乾隆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嘉慶庚辰九月初十日以疾終配許氏有淑德生於乾隆癸亥二月二十日嘉慶壬戌四月廿二日卒子二長翰似次尹誦於嘉慶壬戌年開相繼卒嗚呼以壞不欲得卒有以知先生之深因以思孝友如吾先生必昌其後而卒不驗

如此其於天道何如耶雖然為人後者為之子其報施之不爽者將必有在獨恨壞以畢生嚮慕終以一官拘職不復如曩時之得依於側親意旨承訓誨而先生之竟已謝世終不可得而見為絕可痛也故謹述梗概以誌不亡

國史循吏列傳

嚴以盛浙江烏程人光緒十一年由選拔生舉於鄉充

國史騰錄議叙知縣以親老授杖里中旋丁內外艱哀毀過禮

服闋以知縣分發直隸充蘆保鐵路文案駐保定拳匪初

起以盛密陳當道剿匪之策不見用洎匪勢益張拆毀鐵

路獨定州至安肅一百八十里得保全各省勤王兵至賴

火車轉運民得無擾以盛有力焉時兼城防軍需等局差

公款出入絲毫無所苟嗣聯軍自京而西留京全權大臣

為保生靈計欲止戰議和兩司檄以盛出涿州止聯軍遇

英國參贊傑彌遜具道所以辯論再四傑無以難之乃握手為禮同見統帥賈恩爾賈責中國縱拳匪殺公使保定府又慘殺洋人何理可說聲色俱厲德國提督尤怒甚取兵官手槍欲擊之以威坦然曰使者奉公前來會議既承接待不能加害公法具在某來豈畏死耶傑彌遜從旁解免賈恩爾動容遂如約保定得不擾和議成傑彌遜瀕行語曰此城不碎君之功也浙紳陸樹藩倡辦救濟會保定一路以威任之乃募資設公所當時紳民避亂完唐滿城各山中欲歸不得以威仿製紅十字旗乞德法帥簽字護

照分投接護計南旋者千餘人又貧者施衣米病者施醫藥死者給棺木掩骼埋醢以萬計人皆德之二十七年補西甯縣知縣旋代理多倫諾爾廳同知西甯地瘠苦難贖款太鉅以威至言之當軸減其數教民乘拳匪之後多仇殺以威与牧師力爭得教民張善馬發等懲之民教以和多倫廳向無城垣為馬賊出沒之害以威代理時當冬月策馬風雪中規形勢稟准免解皮張貢銀修築堡門五座巷柵七十一座商民踴躍輸將工甫半調蔚州廳民立德政碑紀之蔚州白花棍徒久為民害下車即禁止嚴緝捕

法募練馬步兵分駐要隘盜賊斂跡州城濠淤塞日甚
乃集款開濬又築石壩於南張莊堵塞渠口以防山水暴
發並濬舊渠引水循故道入壺流河又於龐家巷西築石
壩導水分繞東閘便民灌漑未幾調大名又署趙州補滄
州知州未赴任署景州而至有聲其任大名也界連山東
河南素稱盜藪難治前令某善治盜歲殺數百人而盜不
止以威至惟厚給捕役而嚴束之不妄戮一人而盜風自
戢時

朝廷頒新令以威次第舉辦定規則籌經費建小學堂九十餘

所又創辦巡警規模整肅幾與天津相埒他如改良監獄
設習藝所多卓卓可紀者三十四年補遵化直隸州知州
以西甯卓異直隸賑捐保案

賞戴花翎在任候補知府甫抵任整頓學堂巡警諸新政苦心
籌畫昕夕不遑未幾以禱而致疾卒於任以威性寬厚無
疾言遽色其斷獄反覆開諭如家人語或感悟罷訟戚族
中寒者每有扶助雖家人不及知少本善飲及為吏一切
屏絕儉約自持嘗云州縣為親民官既奉檄治茲邑必使
茲邑自我而治庶幾無負吾職無愧吾民又云為民上者

不存五日京兆之見以實心行實政多盡一分心民即受
一分之賜安有所謂難治者其歷任勘政愛民為守兼優
直隸總督袁世凱稱其治行為通省冠云著漢學師承表
經義粹編夢影金遺稿凡若干卷

遵化直隸州知州嚴君墓誌銘

古之良有司奉職循理未有不以利民為治者後世能吏多循
吏少近今尤罕觀若遵化州直牧嚴君者乃其人也君諱以盛
字琴璽一字觀侍系出莊氏漢世避諱改氏嚴宋南渡時卜居
烏程之鳳林里遂世為烏程縣人年十六入邑庠光緒乙酉科
拔貢生本科舉人以知縣筮仕直隸充鐵路局文案差移局移
保定君偕來遂入保定府發審局始研究民事心細才敏同官
欽手服庚子拳禍作毀鐵路其未毀者尚百八十餘里君與孫
觀察鍾祥竭力保全官民避禍賴以濟者千數百家迨聯軍南

下君先往見參贊英人傑彌遜與之款洽保定免驚擾時道路阻塞江浙紳士仿紅十字法為救濟會保定會事君任之行者舟車居者官室衣食病者醫藥死者棺衾罔弗備賴以濟者復千數百家自聯軍來訖于去交涉難俚指數惟君之贊畫為多以勞補西甯縣知縣時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也自是遂得專心于民事其後署多倫諾爾同知調大名保薦卓異擢滄州知州未赴任署趙州直隸州擢遵化直隸州知州未赴任先署景州旋履遵化本任復以勞

賞戴花翎在任以知府補用君所至以利民為本頌聲滿路大

吏考察吏治為畿輔第一屢避遷擢行將大用矣不幸以微疾謝世上官闕之莫不嗟太息曰何奪我良有司之速也君之在西甯也拳亂後賠費九萬教民勢張甚君下車即與約教士約曰款我任之教民之擾我民者必重懲汝勿袒也乃捕教民之擾民者置諸獄邑富戶少親赴四鄉家喻而戶曉之民感於教民之罪勿貸積憤已舒官又休煥之也大和款遂集通數萬君又惠民力之不逮請於上官為籌三之一復與教士議微減其數不數月而款悉償時新政方萌芽君謂教養為治民之本務不可緩即籌款設學堂定教育法邑產碱歲入僅千金君為

之區畫歲入遠近萬凡事之利于民者雖小亦無弗為也如此
其得多倫諾爾也廳孤懸邊外無城郭焉賊時出沒街市中君
相度形勢崇馬風雪中親為規畫定堡門五巷柵七十一稟準
免解皮張貢銀為修築費不足則募之民民踴躍輸將恐後遂
鳩工庀材工半而君去民欲循備寇故事格於例不行工竣而
盜不敢犯阻闕安堵民為立碑紀其事并伸去思也其在蔚州
也地近邊盜從邊外入君自出濱募勇數十名晝夜巡邏行旅
晏如民曰烏可以衛民者累官相謀輸資餉已以充故終年無
盜創設習藝所二一在州治羈罪人一在邑中羈浮浪之民民

有子弟不率教者咸乞收所中責令習藝賭風素盛官弁羣利
其視費嚴禁之賭風以息州有古河久淤廢區畫開濬資溉灌
者田若干頃教民某怯惡為民害捕而囚之教士來乞恩峻拒
之教士怒則婉謝之終不許嘗以暇行郊野爭訟細故隨地訊
結民可不入城官民相習而訟以希其在大名也地為附郭首
邑界東隸多盜藪前令某以能治盜名不二載而所殺六七百
人而盜不衰君至惟厚饒捕役而嚴束之不要戮一人而盜亦
希時

朝廷頒新政君次第舉行尤亟之於學堂城鄉分設若干所為

之定規則籌經費為久遠計巡警創自天津頗具規模君試辦於郡城中規模整肅與天津埒郡守榮公恒素有賢能名獨於君敬服焉深相契洽有毀君於大府者榮公力為剖雪之其在趙州景州盡心民事如在大名時君又以裁判未成立不妨少變通之舊時訴訟者有狀紙費除代書外不得名一錢而吏役需索不可究詰君曰狀紙費亦印花稅之一也與其禁之不能不如明定其額額外取一錢者嚴懲之試行於趙州數月民便之矣曰此數月中吾民有千金矣其至遵化則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也積案數百起君曰訟不結民受累矣乃昕夕理民詞未

兩月而積案清方籌學堂巡警諸新政事未集適天時亢旱晝夜行禱五月十二日乃得雨君冒雨歸遂得疾十三日猶坐堂皇判事十五日子時端坐而逝君幼幼學喜讀宋儒書長乃究心經世之學聲名重一時從游者眾所著有漢學師承表校補經義粹編夢影齋遺稿若干卷其事親孝持己廉待人厚嘗曰節一己之用作益人之事吾樂為之又嘗曰作官總當以利民為心教養二字實力作去不務近功而自有實效若州縣不行久任法吏治安得有起色乃君之為牧令也衝積頗仍多倫謬爾僅四月趙州不及六月遵化不及四月餘不過一年抱利民

之心而未竟利民之用此不能不為斯民痛惜之者矣君生于
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亥時享年五十有三曾祖師善祖登
父晉福咸以君貴贈如其官配金氏子一啟豐副貢生花翎四
品銜民政部營繕司員外郎女三長適朱景邁直隸候補道次
適沈東衡陸軍部主事三適沈承熙民政部警政司主事孫男
三承謨承詒承謀孫女二將以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君
于鳳林里之原銘曰
本仁心為善政利推行民不病循吏傳名輝映世方艱變法令
惜鴻才施未竟在子孫有餘慶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修訂法律大臣 紫禁城內騎馬司法大臣
姻愚弟沈家本撰文

嚴大令濟變紀略

肅寧劉春堂

嚴大令名以盛字觀侍浙江歸安人光緒乙酉科由拔貢舉於鄉以國史館議叙知縣分發直隸二十二年到省先在天津委辦盧保鐵路局文案留心時務博覽中外交涉公法諸書嗣因孫觀察鍾祥總辦盧漢鐵路黃河北岸工程調委保定總局文案庚子夏義和團初起廷方伯杰委大令往正定冀趙等屬密查趙州差次聞楊協戎福同在涿水被賊上書力陳剿匪之策其後匪勢猖獗焚毀鐵路大令與孫觀察艱危苦守保全定州至安肅一百八十餘里未毀之道各省勦王兵絡繹繼至大令

稟商當道用火車往來運送兵差沿途州縣得免車輛供應民
以無擾六七月京津失陷官商被難來保者流離顛沛俵俵何
之大令請於孫觀察概用火車護送出險不取車價時大令兼
辦城防軍需局差避難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詣局乞火車免票
日常寸許賴以免者不下千數百家大令實心任事兼有膽識
大府皆倚重之閏八月十八日李傅相飛函咨廷方伯雍云聯
軍十九日由京起程各國隊伍約合萬人係德統帥主謀商令
英提督領隊前往保府如有官軍抗拒卽痛加剿洗鷄犬不留
如不迎敵可派員執白旗相迎西例凡議和皆用白旗止兵聞

彼隊亦執白旗彼此商定紮駐之地敵隊可不進城望遠照辦
勿誤機宜等語同日接慶邸篠電囑德兵到境時以禮接待勿
與交鋒免被藉口開釁以保生靈而維和局等語傳聞洋兵由
京津兩路赴保以查勘鐵路為名方伯既得函電議所以止彼
軍者且疑白旗為辱大令舉公法會通第六百八十一章脈之
遂命擬兩司會銜照會檄委偕呂大令增祥探往涿州一帶遮
止聯軍孫觀察陶首府由河路至安州接法軍定期十九日分
道俱出大令暨呂君帶同英法繙譯各一人二十日至定興聞
聯軍已到北河遂令繙譯繕洋文照會持刺先投軍前明告來

意翌晨前隊至定興縣官猝未布置洋兵搶掠舉城驚亂大令出見各兵官甫回署德兵闖入索銀不得險遭鎗刺正徬徨間適英參贊傑彌遜來詢鐵路嚴委員安在握手為禮大令出眎照會告以省城文武遵全權諭不設備不迎敵現存英教士青吉連法教士杜保祿席賓猷鐵路工程師李嘉樂等皆無恙即日護送前來請師無辱傑彌遜曰廷某縱拳殺害英美教會男女十數人大兵此來誓必痛加屠洗以報慘殺洋人之仇豈能不向前進大令曰廷藩台奉廷旨行事後即遵旨剿辦保定府拳匪殺者殺逃者逃城內所不去者僅有守職不怕死地方官

員與窮苦不能逃之百姓查陸地戰例城垣無人抵禦不可無故開礮轟擊我中國朝廷已派慶王李中堂為全權大臣聞大英美日三國亦已簡放全權彼此將議和停戰保府既不抵禦若無故轟城傷及無辜似非仁義行師之意傑曰雖然德怒未已此去不能無戰禍君等不必再履危地盍往天津避之大令答曰某等來時上司如何委付百姓如何哀求原望遮止大兵既不得請而自脫身避禍如使職何假如大國派員赴軍前議事議未成而私逸復安用此人耶傑聞言起立顧大令曰茲事重大須同見統帥議之統帥為誰英提督賈思爾也傑乘馬先

行留印度兵夾護大令及呂君車輛距北河十里許洋兵一路相望大令僅上下五六人大敵當前馳行千軍萬馬之中非置死生度外殆不免心膽俱破矣既至傑為先容謁見賈帥於營帳前賈帥說照會之事應毋庸議聯軍赴保瓦大帥主之意將洩忿報仇清國國家誤信端莊剛趙諸人縱容義和拳與各國開釁功使館賊德公使保定府又慘殺洋人殘忍已極何理可說言至此聲色俱厲德提督怒目直視奪取兵官手鎗欲加以無禮大令坦然曰使者奉官執白旗前來會議既蒙接待不能加害公法具在某等既來決不畏死傑彌遜從旁解免賈帥曰

君來會議所議何事大令曰議和停戰國之大事有全權在某等奉照會而來聯軍必欲赴保請以六事相約一各國兵至城外備有駐紮處所請勿進城一保定既無官軍抵禦請勿開礮轟城一省城文武以禮接待聯軍地方大小官員照舊共職應照戰例仰賴客軍保護請勿占踞衙署一鋪商居民皆係循分無過之人例得一體保護照常生理勿加傷害一官中設有洋務局各軍糧台如需食用等物請簽洋單知會該局承辦勿任搶奪一保府向有同善堂育嬰堂全節堂各善舉公所戰例應得保護請統帥出示禁止兵擾賈帥曰中國行事無理何能講

到公法大令曰公法者萬國之所遵守豈有大國文教之邦違背公法作為無理之事賈帥顧傑彌遜參贊言姑如所約到彼見廷某再定參贊遂言聯軍至保察看動靜保府究有兵否大令答有巡守倉庫監獄兵四百餘名本非戰兵亦非守兵傑言果爾可在城外二三里內預備駐兵之所須能容二萬多人我軍購用食物公平買賣毋勞地方供應城內外婦女幼孩宜預令遷徙兵衆人雖尤恐鞭長不及諄囑再再大令等握手興辭賈帥撥印度兵護送十餘里外星夜馳還比曉抵省具陳大府籌備兵館接待聯軍一應事宜其查勘鐵路之法兵已先一日

到方伯以大令語悉交涉情形命常川在署每見洋兵統杜以德毆貝等必左右之二十三日英法德意四國兵將至聯帥要廷方伯出城相見大令為方伯預設應對之詞闔城文武齊集千佛庵茶座傑彌遜見方伯語多責備廷公藉詞申辯德無屈大令見洋兵官就城四面規度礮台形勢因告傑參贊言於賈帥請如約是日兵不進城大令又見城內徧插法旗恐貽他國口實且極重關繫要語在座諸公都未說及慮有變卦請示各憲親至統帥行營一一伸說傑彌遜問沈家本曾否縱匪答曰無之並將沈在保定府任內設法救護杜席兩教士出避安家

莊以及青吉連眷口五人被難新安沈派委員裴李倫馳往救
回兩事相告傑首領之洎杜保祿訴告沈臬台大公子習拳傑
白其誣卒賴解救得免大令與有力焉洋兵進城一二日舉動
有異大令稔知藩庫存有所雨金牌一具因白廷公向增大使
翰從庫取出密置車中攜歸鐵路局瘞藏僻處次日庫被封據
事定後大令稟明高廉藩繳庫故金牌至今尚存當兩垣監守
之日大令亟見傑彌遜竭力營救傑慰之曰庇拳害教廷不能
無罪沈當無恙簽予執照俾得出入沈公署守兵無復阻格藩
臬被困印信交府縣不敢收商諸大令毅然佩雙印以出請孫

觀察寄存局中斯時也府若縣皇皇然所與共處危城朝夕圖
事者孫觀察而外陳太守以培吳刺史燾呂大令增祥院大令
國楨暨大令數人而已大令不避艱險急公之難尤為傑參贊
所器重凡交涉之事欲商統帥者太尊悉以委大令遇事挽回
保全無算傑彌遜瀕行語曰此城不碎君之功也部駟給賂大
令早識其詐九月十一日鐵路洋人先得京電四國公議廷方
伯等處分罪狀大令聞之請觀察同詣首府擬密遞消息諷廷
公使自裁僉感部駟言不知信至十五日而廷公之禍見矣設
使廷公早知事急自裁既免慘禍且不損國體惜哉大令言之

而不能達也迨高觀察兼藩篆孫觀察權臬篆皆倚大令辦事多所咨決大令又因其同鄉陸觀察樹藩北來倡辦救濟善會商請孫觀察捐募集資在保定分設救濟公所護難友回南者約千餘人是時洋兵四出搜括潰兵土匪到處竄擾紳民眷屬避難完唐滿城等處山中者甚多欲歸不得大令仿製紅十字旗乞德法帥簽洋字護照分投接護多立公所分別男女妥為安置貧者施衣米病者施醫藥死者施棺水嬰孩施種牛痘沿城左近各義園坵塚遭毀壞者修葺之掩埋之數以萬計公所同人雖各司所事而大令悉心經理事務歸實濟蓋具見義

必為當仁不讓履險如夷好行其德有如是者嗟乎大令亦需次微員耳而不去而出其應變之才力濟危局功在保陽君子之處患難亦何入而不自得哉

藕庭嚴公家傳

王樹榮

公諱以燿字藕庭晚自號曰藕叟歸安縣村人也幼穎敏年十三已畢讀十三經旁及子史百家之言肆力於詩古文詞成童時粵匪寇湖州略驛村家燬於賊無可棲止以船為家歲杪寒天大雨雪河渠盡冰舟楫不得通食幾不給而處之晏如時復手一編脩誦不輟也壬戌夏湖州城陷由開陽橋遷後珠村繼復避地上海娶婦吳氏時避難者麇集淞濱百物騰湧資斧盡竭越二年甲子遷居寶山之真如鎮乃棄儒服賣於滬南旋以病中輟是年七月湖州克復於冬十二月始奉家旋里明年乙丑

學使者按臨湖州補行科試補博士弟子員是年六月生子鐸而婦以產厄亡越二月年續娶李氏已而公尊甫選授臨海校官隨侍之任所居凡十有二年而尊甫捐館舍是年秋太夫人亦相繼謝世一歲中兩遭大故哀毀骨立幾不能堪公年歲漸世變備嘗艱苦及子鐸既成立補邑諸生并出外教授館穀所入較豐始稍營廬舍置田畝而公亦既老矣公之為學堅苦卓絕獨行己意而見人一善則取之若不及其選居後珠村也時則有鄭明經毓璣為比隣賞奇析疑議論甚相得及從尊甫之臨海也時則有蔡主政以瑋楊侍御晨褚庶常成亮葛主政

詠裳攻錯砥礪日學日以進晚年閑居故里一時知名之士日相過從者時則有若仁和孫榮枝歸安邱含章鎮海藍開勛諸暨蔡以成甯海章稷及從弟以威見於公之自叙者蘇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曰麗澤見君子與朋友講習公平生以文雄於時其復茲於師友之助者蓋亦無方也戊戌以後公念時局之日非慨然有創立地方自治之意願以時機未至梗議橫生擬設一嚴氏公學而卒不果光緒甲辰年六十有一卒患風疾不良於行喟然歎曰平生碌碌無所建樹今殘軀病廢長此已矣乃盡發行篋中書終日兀坐手鈔月誦窮年不少休成

十六國春秋事略永歷播遷記其餘雜體詩數百首教課書若干卷曰吾非敢言著作也病軀無俚聊娛歲月耳矣公接風疾凡五年而卒越二年族姪迪莊部郎尚義而敦書尤篤於族誼謨刊公遺稿以公諸世因取公所著自叙一篇囑余論次為傳將載諸家乘以永其傳嗚呼以公之才之學使出而見用於世其所設施必有卓犖迥異乎人者孰使之顛沛貧困而僅以大人終老也豈非天歟

江蘇候補同知嚴公恭壽家傳

沈承熙 淨夫

嚴公恭壽號鑑人歸安鹽村人也幼聰穎髫髻時適粵匪之難避地秦淮高郵公祖菴臺公嘗即旅邸課讀授四子書琅琅即成誦弱冠應丙子歲試補博士弟子員明年食廩餼越二年己卯陞取優貢又七年乙酉登拔萃科明年入都應朝考不得志尋考取八旗教習時方盛夏因得咯血症醫治旋愈明年傳補鑲紅旗官學漢教習乞假歸省不果赴任無何就同郡沈仲復中丞之聘佐理幕府中丞絕器重之公工舉子業既屢薦輒蹶遂援例納粟以同知指分江蘇公性孝友家庭之內雍雍如也

貶到省即板輿迎養先是公有子四人錫其二至是二子又相繼歿常忽：不樂而又恐傷父母之心每強為歡笑如平時然中飽鬱不鮮舊疾復作時：咯血未嘗為父母言也公之仕於蘇也初為讞局聲審負治獄詳慎而案無留牘上游倚之如左右手以平反冤獄記大功二次旋調常州讞局兼辦各防布捐諸事歷著勞績歲辛丑會常屬開孟德澤三河委君公司總催工程事澤河工尤鉅土方數萬計日役千楨河道久淤民間多所侵占公婉言開導曉以大義民咸樂遷讓皆率工役事必躬親沿河步行日數十里冒風雨犯寒暑紳民感公之勤成德之

而公之力瘁矣明年春咯血又作夏四月復奉委接辦常州城外河工辭以病不許力疾從事德益愈甚自知不支部置身後事然猶不令父母知也歲暮旋蘇省親明年春遂以疾卒以族子嗣公工為文博通經史旁及詞章取青紫擢巍科特意中事耳然竟不得志於有司青萍結綠見擗於薛卡之門此果何說耶然猶可解之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以公之秉性純孝積善餘慶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昔蘇子瞻有言天可必乎賢者不可必貴仁者不必壽夭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吾嘗推為定論

及觀於公之所遇而不能無疑於天矣夫以公之才之學之品使之屈抑於衙官不得一發揮胸中之意氣斯亦已矣乃厄其遇又厄其壽並厄其後嗣天之報施義人果何如耶余幼即耳公之文名已而續娶於嚴氏為君公之從妹故知公事尤悉宗族鄉鄰咸稱公之孝弟無間言而遭際乃困厄若此余既深悲公之遇且恐其平生行事久將湮沒而無傳也因論次其大略以記之而卒無解於造物者之遇鑑人一何酷烈如是也

嚴氏女婦節烈合傳

偉異之人不繫世類譬諸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固也然亦豈盡爾哉往予作沈烈婦嚴氏傳旁附嚴氏女婦二人未嘗不嘆嚴氏多奇節而司空之遺澤遠也烈婦之父以方君讀之而整衣歛容言曰此特君所聞耳吾宗之節蓋不止此因退而疏其略又得女一人適陸婦六人卜氏丁氏沈氏吳氏沈氏葉氏且曰某幸誌之願君論次焉適陸者司空元孫女幼失母能自嫻於禮不煩女師夫鎮故諸生貧甚遺二孤而卒未幾舅亦逝歲存饑以哀毀餘生秦姑訓子隻身任其艱每中夜猶續紉督課憲

副邵某聞而嘉之為作詩有白首三更淚青雲萬里心之句御史施某上其狀于朝旌閭賜粟帛年七十一而終鄉先生唐一菴誌其墓卜氏者司空七世孫婦夫用中諸生也卜年十七來歸十八而夫卒遺孤萬春教之力長亦為諸生與其婦相繼死卜復撫孤孫男或艸孫女二或艸並為諸生卜後篤老見諸曾孫有垂髫能文者輒喜為之加餐資以紙筆特設酒餼禮其師課藝偶拙必涕淚訓誡卒年七十七丁氏者即以方君王母而司空八世孫婦也夫學朱蚤卒舅姑年在耄耋二孤尚幼無田廬以為庇且多外侮轉徙無常所丁善事舅姑生死盡禮教子

皆有立壽六十有四今以方君兄弟子姓繁衍而沈烈婦弱齡喪所天遂能慷慨捐軀豈非其流風餘韻哉沈氏者卜氏之孫艸妻也艸嗜學成疾病劇不輟吟誦死時其孤未周歲沈年甫二十五孝事祖姑備嘗荼蓼三十餘年而卒吳氏者夫賡芳年十九而孀紡績供姑張菽水至六十有五以壽終沈氏者夫爾元亦年十九而孀姑以家欲嫁之沈微聞焉乃闔戶自經吳氏沈氏與艸妻沈氏皆司空九世孫婦也十世孫婦葉氏夫用卿亡舅誤宵言謀奪其志業亦自經以死夫未亡人守貞自矢完純白之操而遭逢險阻迫之不得不死如沈氏葉氏殆不幸中

之不韋歟昔李崆峒作六烈女傳得之祥符一邑猶咨嗟歎奇焉矧萃于同宗哉至若卜氏沈氏祖姑孫婦先後輝映不尤為門戶光乎然予嘗作嚴節婦席氏畫像贊亦司空九世孫婦也而十一世孫女適范者夫亡子歿拜辭舅姑從容引決此予所熟耳目者而以方不及焉則凡以方不及言而予未及聞者寧盡得而論次之耶且諸節烈亦恨不得詳僅就以方所疏者稍為敘述類而存之以見光遠有耀不愧家法云同縣曹大斌撰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為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六世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適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飲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

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

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

取法於孔子而已矣歸有光拜謨

讀書齋寫本

附錄張氏貞女篋中遺詩三十首

未識夫君面心從誓百年聞君才學士妾顧一生全
天意有如寐難盡平生志一朝抱沈疴妾心置無地
迢迢隔信音心思言難問徒有教君意無計不能奮
心下苦躊躇誓死無他移從君一片心唯有青天知
君未知妾心雖知亦難勸君見我父兄心下豈無恨
回首看床前竟無妻到門妾知君此意難對父兄言
心事苦難提含淚不敢嘯思量千百徧揮淚滴塗泥

惆悵一生事堅心志在一棄卻七年工報君妾志畢
兩兩路行人傳信君心悅舉首謝青天料妾心能決
一時要相見隔斷青山遠望妾不能來知君此際哀
詢問在時時料想難相見生死兩相關黃泉未能餞
思君要見妾嘆君心無極念君情意重付托有何職
子急頃刻時深閨即得知伏枕悶嘿活計難尋思
縱有王侯子終身難改換思量難上難痛哭肝腸斷
父兄憐妾心欲言苦相瞞嫌疑失一時遺恨垂千年
悔不登君舟親至君牀前攜君手同哭知妾心石堅

妾身在君庭君死魂怛怛思君勞入夢見君猶未明
心思未相識含羞不敢近洋洋如無情半言不相問
許君誓一生問君心中事大哭泰山傾使君瞑目逝
為君輕此生此生為君輕痛妾心成血思君宜痛妾
嘆君生命薄青年埋淺土二十天祿盡已死難補復
人言有鬼魂唯我道無是妾悲夙夜呼君何褒充耳
濛濛杳無端有事不相顧孤燈寸影隨默默愁無數
早晚一爐香仰面訴青天日月皎當空照妾心貞堅
為君勤紡績為君成子孫但願君有靈甘心受苦辛

悲君君有覺哭君君不聞痛君不相識愁君無拜坂
一生為君愁終日為君憂憂愁皆為君君知妾心否
為君守空房為君堅鐵心為君成短篇眼前無知音
君在苗根在妾死枝葉枯寫盡人間紙青山嘯鵲鵲
不怨夫君悞怨妾生時劣天地有時盡思君無斷絕

據

熙五十一年壬辰三友
誠字行諱于選舊鈔本

明故嚴母吳孺人墓誌銘

侍御嚴君杰有母孺人之喪遣人以其兄貢士大觀狀來乞銘
會予入朝馬驚墜方卧疾長安里中謝不敏去而侍御再致書
甚哀曰夫子方以文學列國史載當世事敘述閭閻之幽行以
貽之其人為不朽杰幸出夫子之門母死無以顯不恨獨恨無
一言表著于世杰雖從母地下不瞑矣臨遣對使者淚簌簌承
睫舌橋然而不能吐予發書問使者故悲其意乃叙而為銘按
狀孺人吳氏昔秦伯封于吳其後遂姓焉今三吳諸吳氏實多
其苗裔廟裡之吳能以禮義世其家三吳人稱之父諱鑑喜讀

書弗仕孺人幼而惠生甚端重父嘗奇其女擇賢者配乃歸侍御君之父夷陵學訓君初夷陵早孤嘗苦貧而吳故饒裕及孺人歸獨脫去簪珥如貧家日夜躬績絰蠶織績織致微內趣夫篤學厲志而外稍稍起其夷夷陵君學成知名三十年而意弗第孺人弗憂曰是命也及子弱冠舉于鄉登進士高第孺人弗喜曰是亦命也及子選為中書舍人又選為侍御孺人弗加喜曰是近耳目之職未易稱也及子為侍御持法犯諱忌抗中貴人忤強有力者聲聞或色變孺人弗憂曰是職也蓋其知義識大體類如此性勤約自其子益貴弗改嘗與諸婢分功課作

食同最下者事等最勞者年且衰自喜益甚侍御深念之嘗欲迎之京師弗肯疾且亟侍御方按邊夷陵君欲馳報亦弗肯遂歿歿時無他言獨寄語其子勉竭忠義而已嚴固吳興甲族先尚書公侍皇祖有大功勞世世復其家維時天下得復者凡數姓嚴首與焉遠近語族姓必曰嚴氏然嚴氏自尚書後卓然振起于先有光實由侍御始侍御忼慨樹立能舉其官而謹身慎行所至殆未可量者雖夷陵君之教孺人實有力焉予嘗數從嚴氏諸子弟游侍御束髮執經于予及今且二十餘年既而予女亦歸嚴氏每還謁予嘗試問其家範必稱池南始嚴氏族大

各以其所居名池南者夷陵居也予聞古婦德不顯非遇大故
大節者史弗得書謂閭閻無繇知也然哲婦賢母家行足為世
訓者亦不得而遺焉予既與嚴為通家好幸知孺人賢悲杰之
志義固弗可辭孺人生弘治丁巳四月八日歿嘉靖丙辰八月
有十二日享年六十歸夷陵君名雲以貢授夷陵州訓導弗之
任生子三長卽杰監察御史娶蔡氏次果次東學生果娶朱氏
東娶陸氏孫男三臣義果出臣節杰出臣忠東出孫女二長嫁
張承爵次尚幼杰等將以年月日葬孺人西塞山之親塋在尚
書公墓左銘曰東吳之裔碩且賢西塞之幽永以安大史勒銘

世弗諼

族姪去愚繼配節義張氏紀略

節義張氏維揚人父某官于黔中康熙十七年族姪去愚以貿
易至黔氏父見而心許以女妻之未幾氏父死去愚挈氏至湖
南之普市普市乃水陸之衝去愚於此地坐賈行販康熙三十
一年秋大水漂沒廬舍去愚因轉貿易交廣間同行者利其資
而殺之氏聞驚痛幾不欲生乃遣其繼子某深入谿洞尋夫骸
骨并誦仇人廉得實將縛而鳴之官會遭苗變道梗仇人逃匿
而夫骨終莫可尋事乃寢氏因決計東歸眾沮之曰爾夫在外
三十年家無寸土無論道遠不能歸卽歸此子女四五口將安

所棲託今此土樂且豐奚若留之以待異日氏曰我夫死矣兩
兒尚黃口誰為教誨之脫一不成立南走蠻北走苗嚴氏一線
銷歸烏有矣且余結髮十七年夫不幸死於賊縱不能推刃置
仇人之腹奈何棄此兒於蠻獠中耶眾義之劇金助行裝而去
愚之友許君楚白為之倡贈金更厚又買舟同氏胞弟張德成
親送至里明日氏率子女廟見族之尊長為區畫其室廬衣食
其後子長女嫁壽五十而終稱完節焉叔鳴霄書

節義胡氏記略

節義胡氏廣東人恭字行元一妻也元一之父師道客居廣東
買廣西鹽埠為商且娶妻生子元一因告母與弟往廣東省父
父為擇配以故商胡惠連之母家法嚴肅聘其孫女配焉踰年
父歿元一為歸計偕至戚施閨章往廣西賣鹽埠歸卒于途氏
時年十六一動幾絕嘆曰吾翁與夫俱歿而骸骨不得返故土
安賴婦為夫有幼弟聽其流落他鄉亦婦罪也且吾為嚴氏婦
不能歸嚴以終身而苟安於茲何以慰吾翁吾夫于地下乃請
于祖母辭歸祖母立留而氏志終不可回其時施閨章與同寓

族姪斯際感其義遂具舟護送之氏竟扶兩柩攜幼叔而歸既至家氏率叔拜姑與叔孀相見厝兩柩于祖塋上依姑以處姑歿又依叔孀居家貧勤針指以度日年今五十有四肅字行義涵識

嚴烈婦盛氏傳

婦以烈稱得毋傷於從容乎曰婦人苟知義而不有其身斯亦可以媿夫丈夫之不能慷慨者矣又况慷慨之出從容耶此嚴氏盛烈婦所以不可及也已曷為不可及也氏之夫曰雙瞻氏之歸甫七日而殞氏而毀其生誰不謂之慷慨者氏則曰死易耳我而死誰與葬我夫夫無兄弟矣更誰與為我夫葬我翁若姑耳夫無子無猶子誰為永我夫之祀以永我翁若姑之祀由是告族族求立繼族之人僉曰宜乃以夫同祖弟雙和之子廷榮繼繼立矣夫葬矣翁與姑葬矣氏而守其節誰曰不然氏

則曰我何忍以繼立立而竟不亡乎又安能以夫之葬與翁若姑之葬而猶未亡乎遂服酒而卒卒之日去夫之卒僅百日氏之死氏誠易易哉然而從容矣嗟乎彼慷慨以捐其生雖丈夫吾得而謂之烈矣彼氏之從容若此吾獨不得謂之烈也歟

年姻家弟費孝暹拜撰

嚴姚氏死義狀

姚氏烏程人世為農家父世昌母楊氏皆早故伯母錢撫之年十六歸于嚴氏夫名聚塘塘之父兆奎系出故明尚書西塞公後自其曾高以下棄儒務農至奎性尤朴愿生二子塘其長也婦始歸時不及事其姑奎之母閨猶在堂年垂八十矣見新婦少而惠甚愛憐之婦事閨克孝非汲水餉田未嘗離左右是年冬塘暴疾死婦哀毀骨立勺飲不入口閨涕泣撫之曰汝已有身幸生男汝夫死猶不死汝母戚我婦也勉從之閨八月而道腹孤生今年四月孤竟以痘殤婦一慟一絕慘甚于其夫死時

翁警以蠶盛豈得哀動鄉隣耳吾家倚蠶以活爾若此誰佐老
母治蠶者婦即止哭執蠶事如平常繅絲畢乃請歸潛告其伯
母曰兒所以忍而不從夫死者為育子延嗣續耳今嬰孩不
育矣家貧翁年向暮叔又幼弱兒何所資以待老兒今死如得
甘寢獨念翁遇吾有禮大母閔愛之如孫諸兄倘不諒而小有
言是兒死重為嚴氏累而目終不得瞑也非伯母誰成兒志遂
伏地不肯起錢察其志決掖而應之曰諾臨別又囑錢曰慎勿
洩也閏五月二十六日已刻乘間自經死自領至履重重結束
縫合無間先是奎營救孤雛延醫禱神費不少恠婦孺翁乏蠶

食資悉典嫁時之衣給之獨慙置一衣一裳曰是宜留下至是
服之以卒其伯母錢聞之曰兒年僅十八弱不勝衣乃能行其
志吾慚何如矣爰揮涕而理婦之前說以成其諸兄環泣聽命
錢臨安分支年二十六夫亡守節今年六十有四

孝昌

距兆奎里居五里而近隣人為說烈婦事不絕口

越數日奎之疏族叔否以書來請狀以聞于

當事書與隣人言合而婦之本末始詳否固不苟譽毀于

人者也謹條次其書詞如右同里年姻家費

孝昌

謹狀

節孝費氏傳

節孝費氏鳳林伍東嚴公第三子殿鳴繼室也殿鳴兄弟四人
長邑庠生字撫琴娶張氏婦夫早亡次兄星璇娶閔氏生子恩
元季弟虹章娶屠氏不數年星璇及虹章相繼而死氏于歸時
翁已沒姑在堂甫逾年夫又慕亡無出氏誓以身殉姑指恩元
哭而諭之曰爾翁惟此藐茲我老且夕死非爾妯娌同心撫育
以延一脉我之祖不具餒而氏因飲泣不死守遺田僅數畝嘗
薪水不給閔氏屠氏時往母家度日氏獨晝夜紡績以事姑不
使凍餒族稱孝後姑沒恩元患癰症醫藥罔效氏獨處十餘年

性寂默人罕覩其面值歲祲幾不能自存或勸鬻遺產氏不答
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忽囑夫之從弟陞陞為盡賣遺產謀翁姑
及夫葬費復請諸族長曰恩元病廢無以成家室未亡人無立
錫地未敢妄冀但我翁不可無後願為夫兄長房立嗣眾嘉之
乃以堂姪憲廷為撫琴後并雙桃氏夫歿嗚焉是年十月旋卒
蓋其蓄志在此故甘心窮餓不棄產且若預知己之死期而先
白己志也余念位東公一生忠原而子孫靡有子遺天之報施
何酷乃卒得卜窆窆延嗣祀者非氏之力不及此今氏與閨氏
屠氏俱奉請族而氏之節彌苦氏之志彌深因特為之傳以

表之

敕授修職郎杭州府新城縣訓導費端拜撰

嚴節母陳氏墓碣銘

嚴節母者姓陳氏湖郡城人東林山故家分派也祖詩字藻廷
雍正癸丑進士楊州府知府父丙字丹言國子生節母生賦淑
姿黻喜笑意以為否毅然執弗行其早歲能特立已如此父母
絕愛之不肖與凡子聞驥邨嚴氏有斗瞻翁者鄉閭稱善人積
善必有餘慶其仲孫維鶴業儒因受聘焉年十八于歸年二十
生女一年二十七生子希疎帀月而維鶴病病逾二旬卒母自
嫌不善侍夫絕粒求死其父母曉諭之日爾死誠烈矣然子孝
于慈猶有憾爾有姑年六十一有祖姑年八十九爾死彌傷二

老人心爾有子未滿兩月爾死呱呱者奚恃從我言仰事俛畜
竭爾力盡爾心庶可告夫壻泉下母曰聞命矣遂收淚進餐外
事問兄公謹修內職勤操作奉姑祖姑先意承志得其懽心撫
希凍稍長與從兄步騶光祚就學學不成俾習持家為早授室
近耆舊遠匪彝希凍亦能承母訓持家井井可守成

嘉慶辛未母年五十八里鄰親族循例請

旌旣進詞而母始知之瞿然曰褒獎節婦

國恩也彼夫喪亂此離零丁寒餓而執節不渝者洵可風耳我
生長泰平有祖業稱素封有兄公可倚有孤可撫尚猶不安其

室乎我陳氏女嚴氏婦家風有在諸君子不我鄙夷俾邀盛典
實非我心其言磊落聞者偉之明年奉部覆又明年給帑

旌門兒孫羣從男女北望謝

恩節母花甲已周可娛老矣不二年兄公卒又五年長孫卒事
故紛緝順時作達焚香禮拜垂十年語所生女與子婦曰佛成
貧嗔亦足以戒家人道光己丑四月二十一日卒春秋七十有
六與夫君羅鶴合葬道場山之隅羅鶴字雲高國子生好學
能文科名不遂命子一希凍國子生孫二長桂芳先十二年卒
次錫疇國子生初節母之未笄也父病醫藥罔效剗股雜淖糜

以進病瘳夫刲股出於迫切之誠其事過中韓退之鄂人對非之而傳記所稱宋元明人刲股刲臂甚且刲肝者滋多節母不因之增重姑附著之又嘗有讓田事瑣細不著錫疇乞余為墓碣銘余不能諛墓質直敘之而繫以銘曰

道峯之別揚若曳旌有嚴者藏外史勒銘過者式焉知為節婦之瑩族子可均謹撰

嚴母沈太夫人家傳

王樹榮

太夫人姓沈氏其先世居歸安之竹墩後徙烏程之陸家灣遂為烏程人幼嫻姆訓年十九于歸同郡驥村嚴蟻香山舅姑以孝聞娣姒相得無間言中更粵匪之亂倉卒避地然得閒暇課諸子讀書不以亂離輟業也其治家勤儉有法度五十餘年如一日性寬和待僕媼從無疾言遽色自奉儉約一布衣雖敝猶御甘蔬食平時齋期常居半然性好施親戚故舊之貧無依者典質以應所求不少斯嘗誡子弟曰平生豐嗇無常惟一儉字終身受用惜衣得衣惜食得食每見富貴之家一朝中落輒愁

苦不勝者驕奢之習慣使然也余向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有云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蓄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安儉於交游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寬而本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廣大約不外於葆蓄之道吾嘗以為言至言今觀太夫人一儉字終身受用之語何若是不謀而合耶文端又言治家之道謹

肅為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去嗃嗃流於縱肆則始寬而終吝嘗書一額曰惟肅乃雍懸諸居室以為訓太夫人之治家也大有冠婚喪祭之禮小至米鹽瑣屑之事莫不秩然井然有條不紊晚年得痔漏疾卧牀褥者六七年然猶部署家事纖悉畢備殆深有合於家人之義歟先是太夫人生三子長以芳其生也年月日時支皆值卯因稱為四卯官有夙慧年十三通十三經旁及蕭選作詩文多驚人語初學早世太夫人深勸之以芳既卒之十有六月太夫人方娠夜夢有人呼之曰四卯

官未矣遂生少子以盛鍾愛過他子以盛即覲侍先生也少聰
穎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太夫人顧而喜曰四卯宦今作小秀
才矣已而登拔萃科旋舉於鄉歷官牧令至郡守有惠政生平
事蹟已詳國史館列傳茲不贅余往來京師猶得見覲侍先生
即其言論丰采凡諸立身行道處世接物皆落之有大節知其
得於母教者深矣太夫人之卒也覲侍先生嘗序其行事藏於
家及先生捐館舍旌嗣迪莊節郎題其久而失傳也以先生所
為太夫人行述來囑樹棠為之傳自維譾陋烏足表揚太夫人
之盛德顧平生服膺張文端之言以為可稱治家之金鑑而太

夫人之言論行事竟与之若合符節爰為之論次其梗概俾其
後嗣子孫知太夫人之所以治家者雖似平淡無奇然正如布
帛菽粟一日不可缺洵足以垂裕後昆而常昭法守也矣

亡室馮淑人事略

淑人姓馮氏系出始平先世自桐鄉遷烏程之屬舍遂為同邑人父諱鼎字德母氏徐賢有行生淑人時夢人貽芝艸一本及生眉目如畫愛之甚曰此我掌上珍珠也故名曰芝珎稍長靜嫻寡言笑能得父母歡生二十四歲未歸余孝謹一如在家時姑性儉約體之無不至侍側色常怡如婉孌小姑間不敢有毫末自炫其於伉儷如琴瑟之調終始和且敬嗚呼若淑人者可謂賢矣未歸之明年余北游有親於燕淑人舉一男未彌月而珎遂病時變法議起瓶大學堂于京師啟豐留堂肄業者年餘

家書至淑人諱病不言而操作如恒時雅不欲以病貽遠人憂且奪嚮學心也庚子夏拳匪亂京津余倉皇旋里淑人已病深入骨不可拔療矣遂於六月初十日卒年二十七余之受室

家大人已筮仕直隸至淑人卒汜未修執筭禮臨卒前一夕猶垂涕執余手以未一觀君舅顏色為恨云余游業未成以游學頻囂於外方倚淑人侍北堂言笑慰余將母恩乃日月幾何天遽奪之良匹則余今日之悲者固不獨鰥居之痛也已光緒辛丑秋仲歸安嚴啟豐述

宣統庚戌余奉諱家居新秋無事廬月囊箱檢得是稿自我

不見於今^十二年矣感懷故劍能無懣然猶憶當日酷暑長連午夜旋里家中方心驚風鶴目斷燕雲堂上倚門閨人織恨乍見之時疑夢疑幻而遇淑人竟以不材留滯京師憂念成疾責恨而終嗚呼泰室憂國精衛填海望夫化石此恨何如今者春明踰伏孤露自傷裴航雖已成家令威早經化鶴痛定思痛觸我牢愁而已七月二十八日啟豐記

讀書齋寫本

本